

《未来简史》《解忧杂货店》《白夜行》,在书店琳琅满目的书目当中,这些书总是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但也有不少书接连几个月无人问津,躺在书店或仓库不起眼儿的角落里“黯然神伤”。

对于这些充满失落感的滞销图书,国内首个滞销书数据报告显示,从2014年1月以来,综合实体店、网店及零售三个渠道数据,年销售数量小于5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34.5%;年销售数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也就是说,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图书品种可能要面临报废的命运;每年接近有一半的图书品种只能堆在仓库里落灰。

第一站:书店 仨月卖不掉可能退书

采访中,不管是连锁书店、独立书店还是大型书城,滞销书都成了销售方不愿触及的“敏感”话题。

好在仍有业内人士解答了诸多问题。“对于重点书,书店每天都要进行库存、销售的核查,卖得好的多添,销量不佳的自然面临淘汰的危险。一般6个月销售不好,就会先清退副本。”中关村图书大厦科技文艺部经理孟娜如此说道。此外,也有业内人士透露,网上书店、实体书店的滞销书,清退时限通常设定为3个月至6个月。

好几家书店的负责人谈及,“不是说滞销书完全不卖了,它们的命运往往一波三折,也有可能重获新生。”有的商圈读者群定位为白领和小资,经管类、散文杂文类、生活休闲类均为畅销书;而在以大学为主的商圈,读者群多为大学生,畅销书自然会有所不同。“作为连锁书店,图书因此都会呈现一种流动状态。”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文学热点外,学校学习或者机关团购也会改变滞销书的命运,让其走上二次配货的道路。“其实滞销不是一个固定的词语,更是动态的概念。”

第二站:图书配送中心 畅销书一样遭遇退货

对待“滞销书”,市场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先从书架上撤

1月2日,中国著名古陶瓷研究学家叶喆民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叶喆民被认为是汝窑窑址发现认定的第一人。

2017年岁末,一则叶喆民躺在某医院走廊病床上接受治疗的新闻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关注,这是93岁高龄的叶喆民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内。一个月之后的2018年第二日,叶喆民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已然驾鹤西去。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知名学者杭间说:“叶先生是我国陶瓷史和书法史的著名学者,老先生与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有很深的交往,因而可见这一代学者的宏观视野。”

搞古陶瓷研究的人是绕不开叶氏家族的。叶喆民先生的父亲叶麟趾首先发现了定窑,叶喆民先生则是最早指出宝丰清凉寺是宋代汝窑窑址的人。宋代五大名窑的发现,叶氏父子贡献了两个。

汝窑作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曾有“青瓷之首,汝



【洞见】

卖不掉的书都去哪儿了 滞销书报告:三成书一年卖不出五本

下,再进入书店仓库,紧接着运到图书配送中心。

位于北京的台湖出版会展贸易中心拥有12万平方米的仓储配送中心,这里成垛成堆堆放的图书,一眼望不到边。配送中心的退货分拣线更是忙碌,从书店退回的书经扫码进入流水线,传送带两侧各有75个出口,共150个口,每个口对应一个筐,代表了150家出版社。所有的书在传送带上缓缓移动,经过数字化的分析后,滑落进代表各家出版社的“筐”内。

记者注意到,几乎各家出版社都有图书被清退,即便是那些知名大社也未能幸免。其中专业的书目更是首当其冲,

例如《中国家庭餐厨设计观》《跳出设计做设计》等等。那些市面上的畅销书会纷纷现身,如董卿主编的《朗读者》、斯蒂芬·金的《先到先得》、王小骞的《独木桥自横》等等。机器会对数据进行自动分析,通过搜索书目的销售记录进行分类,那些销售情况比较好的就重新入库,销售不好的会分出来直接打包,退回出版社。因为很多时候,这本书在这个店卖不动,而在其他店可能走势好。

据分析,滞销书大约有几类,新书出版的品种一年得有十几万种,书店空间有限,只能是留下好卖的,有保留价值的。此外,一些版权到期的书,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出版社要求退的书目,也在其中。对于这些滞销书,最后要打包,并堆放至一个大托盘上,一般一个出版社拥有一个或几个大托盘。

第三站:出版社仓库 10%图书最终化纸浆

位于通州区某出版社仓库,占地2万平方米,货架每排长达100米,分为上中下三层,一排共有300多个托盘。工人们每天都很忙碌,他们一边接纳刚从印刷厂印出来的“新生儿”,将其发往各大图书卖场,同时还会接到从各大书店退回来的“弃儿”。充满希望的新书和遭遇淘汰的图书,在此聚会,颇具特殊意味。

一位工人介绍,每天退回来的图书多少不等,这些书经

过挑选后,品相好的会继续上路,发往各大图书卖场。即便有的书已退回过多次,依然会挣扎着继续上路。但实在命运不济,就只好被打入“冷宫”,长久在仓库里呆下去了。“我到这个仓库两年了,我看这一排书也在这里堆了两年了。”这位工人说。

这排书就堆放在仓库的第二、第三层架子上,灰头土脸,颜色黑黄,看起来很久无人翻动了。堆放的图书中,有大量教辅图书,如教学生如何写作文的,也有一些生活类用书,像菜谱、手工制作之类的书。厚厚的灰尘中,还能分辨出不少装帧可谓“豪华”的地图。仓库负责人说,一年图书流量至少有几百万册,大约10%的图书最终会化为纸浆。这些图书是否处理掉、何时处理,都由出版社说了算。

资深出版人王磊透露,“对于出版社而言,每年库存保持一定数量,超过某一年限就会进行报废处理,一般至少都是三五年,有可能更长。”他说,原因在于报废处理涉及资产问题,不处理一直存放的话就可以按定价作为资产,但是如果报废了,价格连几十分之一都不到。“当然,出版社也会结合自身的财务情况进行分析。”

仓库中的工人也见过出版社对于残书、滞销书的处理方式,场面相当冷酷,“用刀劈,用笔画,用漆喷,这么一处理,书就不能要了,之后就装车运往纸浆厂。”

(路艳霞)

【人物志】

叶喆民: 指明汝窑窑址第一人

地》采访时,介绍了汝窑窑址发现的过程。汝窑窑址历来文献都说是在河南临汝县(今汝州市),但确切位置一直没有确定。第一代寻找窑址的是陈万里、付振伦、孙瀛洲等古陶研究界的泰斗,他们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寻找汝窑。1964-1977年叶喆民与故宫冯先铭先生又做过两次考察,偶然在其邻县宝丰的清凉寺窑址附近寻得一片典型的天青釉汝窑瓷片,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专家郭演仪化验其成分,得知与故宫所藏汝窑盘基本相同。

叶喆民在1977年所拍窑址和标本照片,至今观之记忆犹深。当时所得不下二十余种,以白釉、青釉、赭釉居多,其次为白地绿彩、白地绘黑花、白地刻划花、珍珠地划花、黑釉、黑釉凸白线、宋三彩等。

1985年10月,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叶喆民撰文首次提出,在宝丰清凉寺所得天青釉残片,虽是吉光片羽,然而联系

窑为魁”之美称。由于汝窑传世品稀有难得,历来就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寻访汝窑遗址及烧造技术,成为古陶瓷研究者和考古工作者的一大夙愿。

叶喆民曾在接受《文物天

【灯下风云】

坚持记账的 资深女文青冰心

新年伊始,刷屏的2017年某宝年度账单,让大家对记账印象深刻。其实,对于文艺女青年来说,账单记的,不仅仅是一笔一笔记的柴米油盐,更是背后的故事,是爱恨情仇,是山河岁月。资深文艺女青年冰心,就曾坚持记账十多年。

冰心和吴文藻在北京结婚之后,住在燕南园66号,这个家里,丈夫吴文藻只干了一件事儿——在一楼书房的北墙,弄了一个通天大书架。别的什么都不干,家务全是冰心的事儿。



冰心女士会做家务这一点,从那张她和林徽因的早期合影就可以看出来。戴着项链的林徽因显然是来做客的,而穿着围裙的冰心女士显然是郊游的主厨。

在1966年之前,冰心一直有着记日记的习惯,直到那年8月31日。此后尽管没再写日记,冰心却留下了一部“家庭账本”。从1968年5月始,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除了两下湖北“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多的时间(也由家人简单的代记),几乎是一天不落,不厌其烦,记下了每一天每一笔的开支,油盐酱醋烟酒茶,鸡鸭鱼肉米面蛋,蔬菜、水果、咖啡,书报等等,无一遗漏。有人怀疑是否吴文藻先生作为社会学家所作的记录,但笔迹显示无疑出自冰心。这个账本一直延续到1983年,与晚年日记有时段重合。

因而,可以将家庭账本视为冰心日记的一部分。这种方式的“文革”日记,无论是作家还是平民,如此琐碎记录并完整保留下来,恐怕不多。家庭账本显示了当时民生商品的种类(虽然,那时不用“商品”而多用“供应”二字来表述)。仅以1968年10月为例,涉及到的商品便达40余种。在这些账本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冰心是福建人,吴文藻是江苏人,两个南方人组成的家庭,却不大吃米饭,面粉和挂面的消耗量,大大超过了大米。再比如,冰心全家很喜欢吃巧克力,8月4日这一天,除了买了3毛钱糖以外,还买了一块钱巧克力。

在被抄家的这一天,冰心还是坚持记账,她去买了一张新月票,又买了鸡蛋和菜,并且仔细结算了整个八月全家的花费,合计105.92元。冰心那时候被评为文艺一级,吴文藻则被评为教授二级。客观地说,冰心一家的生活水平,还是比普通北京市民,要好很多。

冰心的账单记了15年,唯一的中断是她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那时候,她和冯雪峰、沈从文、严文井、臧克家、郭小川等一起到五七干校,任务是捡石子,拾牛粪和种菜。在此期间,冰心的账单暂时由家人保管代记。

她在给家人的信件中说:我们现在劳动是管菜地,加肥,挖地等等。整天在户外,屋里很挤也很冷。大家带的被褥都很厚,这里很湿,很潮,稍一天晴就晒被窝,夜里躺下去是冷冰冰的。我晚上盖三床被也不觉得暖……

1971年8月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中央决定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等书,由于周恩来的亲自点将,冰心被调入北京,完成翻译。冰心的生活渐渐正常起来,她的账本里,又出现了诸如“苹果酱”这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1972年,她又开始买咖啡和巧克力了。(宗禾)